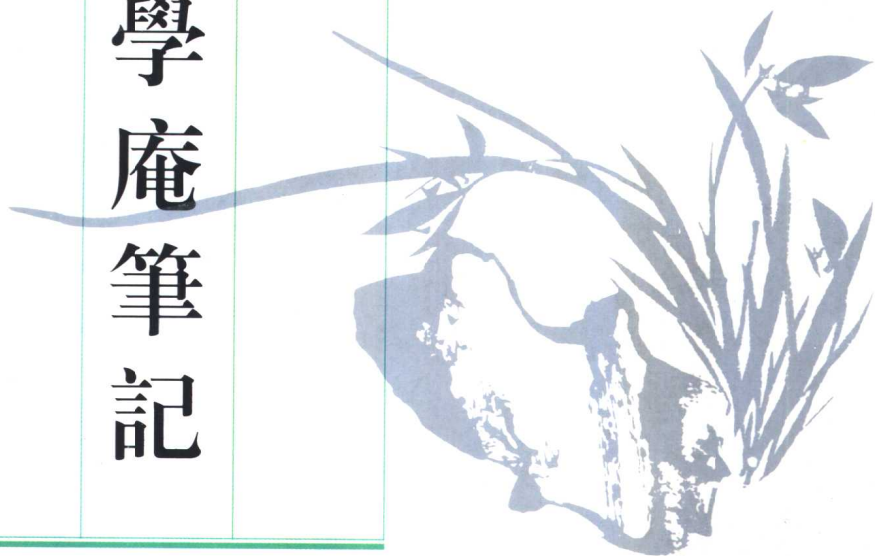


歷代史料筆記叢刊

老學庵筆記

唐宋史料筆記



中

中華書局



10081617
10081618
10081619
10081620
10081621
10081622
10081623
10081624
10081625
10081626
10081627
10081628
10081629
10081630
10081631
10081632
10081633
10081634
10081635
10081636
10081637
10081638
10081639
10081640
10081641
10081642
10081643
10081644
10081645
10081646
10081647
10081648
10081649
10081650
10081651
10081652
10081653
10081654
10081655
10081656
10081657
10081658
10081659
10081660
10081661
10081662
10081663
10081664
10081665
10081666
10081667
10081668
10081669
10081670
10081671
10081672
10081673
10081674
10081675
10081676
10081677
10081678
10081679
10081680
10081681
10081682
10081683
10081684
10081685
10081686
10081687
10081688
10081689
10081690
10081691
10081692
10081693
10081694
10081695
10081696
10081697
10081698
10081699
10081700
10081701
10081702
10081703
10081704
10081705
10081706
10081707
10081708
10081709
10081710
10081711
10081712
10081713
10081714
10081715
10081716
10081717
10081718
10081719
10081720
10081721
10081722
10081723
10081724
10081725
10081726
10081727
10081728
10081729
10081730
10081731
10081732
10081733
10081734
10081735
10081736
10081737
10081738
10081739
10081740
10081741
10081742
10081743
10081744
10081745
10081746
10081747
10081748
10081749
10081750
10081751
10081752
10081753
10081754
10081755
10081756
10081757
10081758
10081759
10081760
10081761
10081762
10081763
10081764
10081765
10081766
10081767
10081768
10081769
10081770
10081771
10081772
10081773
10081774
10081775
10081776
10081777
10081778
10081779
10081780
10081781
10081782
10081783
10081784
10081785
10081786
10081787
10081788
10081789
10081790
10081791
10081792
10081793
10081794
10081795
10081796
10081797
10081798
10081799
10081800
10081801
10081802
10081803
10081804
10081805
10081806
10081807
10081808
10081809
10081810
10081811
10081812
10081813
10081814
10081815
10081816
10081817
10081818
10081819
10081820
10081821
10081822
10081823
10081824
10081825
10081826
10081827
10081828
10081829
10081830
10081831
10081832
10081833
10081834
10081835
10081836
10081837
10081838
10081839
10081840
10081841
10081842
10081843
10081844
10081845
10081846
10081847
10081848
10081849
10081850
10081851
10081852
10081853
10081854
10081855
10081856
10081857
10081858
10081859
10081860
10081861
10081862
10081863
10081864
10081865
10081866
10081867
10081868
10081869
10081870
10081871
10081872
10081873
10081874
10081875
10081876
10081877
10081878
10081879
10081880
10081881
10081882
10081883
10081884
10081885
10081886
10081887
10081888
10081889
10081890
10081891
10081892
10081893
10081894
10081895
10081896
10081897
10081898
10081899
10081900
10081901
10081902
10081903
10081904
10081905
10081906
10081907
10081908
10081909
10081910
10081911
10081912
10081913
10081914
10081915
10081916
10081917
10081918
10081919
10081920
10081921
10081922
10081923
10081924
10081925
10081926
10081927
10081928
10081929
10081930
10081931
10081932
10081933
10081934
10081935
10081936
10081937
10081938
10081939
10081940
10081941
10081942
10081943
10081944
10081945
10081946
10081947
10081948
10081949
10081950
10081951
10081952
10081953
10081954
10081955
10081956
10081957
10081958
10081959
10081960
10081961
10081962
10081963
10081964
10081965
10081966
10081967
10081968
10081969
10081970
10081971
10081972
10081973
10081974
10081975
10081976
10081977
10081978
10081979
10081980
10081981
10081982
10081983
10081984
10081985
10081986
10081987
10081988
10081989
10081990
10081991
10081992
10081993
10081994
10081995
10081996
10081997
10081998
10081999
10082000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老學菴筆記

〔宋〕陸游撰

李劍雄 劉德權點校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文字六〇三廠印刷

850×1168毫米1/32·5¹/₄印張·89千字

1979年11月第1版

1997年12月湖北第2次印刷

印數 18001-24000 冊

定價：8.50 元

ISBN 7-101-01759-2/K·817

前言

老學庵茅底，秋毫敢自欺？

開編常默識，閉戶有餘師。

大節艱危見，真心夢寐知。

唐虞元在眼，生世未爲遲。

這是南宋著名愛國詩人陸游（字務觀，號放翁，公元一一二五——一二〇九年）自題其讀書室老學庵的一首詩（見劍南詩稿卷五十）。老學庵的命名，大約在淳熙之末（一一九〇年），陸游退居故鄉山陰（今浙江紹興）鏡湖以後〔一〕。庵在鏡湖邊上，只有茅屋兩間，但背繞青山，面臨碧水〔二〕，對詩人來說，倒也是個讀書寫作的好地方。陸游又自敘其老學庵命名之義，說是「取師曠『老而學如秉燭夜行』之語」（劍南詩稿卷三十三老學庵詩自注）。他的老學庵筆記當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可能有些條目寫於在這之前，但最終的完成，應在鏡湖邊上閉門讀書之時，否則不會以老學庵作爲書名的。陸游的幼子陸子通說：「老學庵筆記，先太史淳熙、紹熙間所著也〔三〕。」這話大抵是可靠的。

陸游是著名的詩人，也是見識廣博的學者。會稽續志說他「學問該貫，文辭超邁，酷喜爲詩，其他誌銘記敘之文，皆深造三昧，尤熟識先朝典故沿革、人物出處，以故聲名振耀當世」。在陸游衆多的著作中，老學庵筆記所佔的比重雖然不大，但書中所記，多是作者親歷、親見、親聞之事，內容豐富，頗有

參考價值。其中，有關抗金活動的記載較多，如卷一記宋高宗趙構「維揚南渡時，雖甚倉猝，二府猶張蓋搭絨坐而去，軍民有懷輒狙擊黃相者」；卷二記殿前司軍人施全刺殺秦檜；又記民間畫家趙廣寧願被斬斷右手拇指，也不願爲金軍繪畫遭擄掠的宋朝婦女；又記在金人佔領區內，有一個在原宋都開封賣炒栗子出名的平民李和，他的兒子冒着危險向南宋派往金廷的使臣揮淚進獻炒栗子等條，反映了人民羣衆的愛國熱忱、抗金情緒，以及對南宋統治集團中投降派的強烈憤恨。對於秦檜的揭露，如卷一記秦檜「殺岳飛於臨安獄中，都人皆涕泣」；又一條記秦檜「當國，數以言罪人，勢焰可畏」；卷三記秦檜的「十客」；卷二記宋汴諷刺秦檜所爲是「去不得的助業」；卷八記秦檜專權伎刻；卷二、卷三、卷五分別記載秦檜的兒子秦燭及孫女的仗勢欺人，強橫霸道等等。對於農民起義，如卷三記童貫鎮壓方臘起義時買賣官爵，卷九記王小蟠（波）、李順起義的經過，有助於對農民起義的研究。筆記中還有大量的篇幅，記有關當時的名物典章制度和各種逸聞趣事，則有助於對文化史的研究。另外，陸游的山陰詩話沒有傳下來，筆記中還保存一些有關詩論的材料，可以見出他的一些作詩主張。對於老學庵筆記，前人有過不少好的評價，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說陸游「生識前輩，年及耄期，所記所聞，殊可觀也」。四庫總目提要說筆記「軼聞舊典，往往足備考證」。李慈銘越縕堂讀書記說它「雜述掌故，間考舊文，俱爲謹嚴，所論時事人物，亦多平允」。這些話，並不過分。總之，內容豐富，態度嚴肅，資料性強，是這本筆記的特點。在宋人的筆記之中，它可列入佼佼者的行列。

這本老學庵筆記，陸游生前並未刊印。直到宋理宗紹定元年（公元一二二八年）才由其子子通將

它與陸游的其它遺稿一起刻印，共十卷，就是所謂的陸氏家刻本。這是唯一的宋本，直到宋亡，沒有再翻刻過。宋史藝文志載老學庵筆記只有一卷，可能刊刻有誤。

到了明代，老學庵筆記主要的刻本有：收入會稽商濬稗海中的稗海本，收入陶宗儀說郛中的節編本，以及吳江周元度的刻本（內有天啓錢允治序）。其中，稗海本流行較廣，清代毛晉的津逮秘書所收的老學庵筆記，根據的就是稗海本，同時利用景宋本作過校勘。後來的四庫全書本、學津討原本、叢書集成本、老學庵筆記都是根據毛晉津逮秘書本覆印的。學津討原本個別地方與津逮秘書本也有不同。在清代，除了流傳有殘宋本（五卷）及景宋本外，還有一部根據陸氏家刻本鈔的穴硯齋鈔本，此本與毛晉津逮秘書本是兩個系統的版子。這個時候，做過老學庵筆記的校勘工作的，有毛扆、陸敕先、黃丕烈、顧廣圻、何焯（何義門）等人，他們大多以景宋本或殘宋本去校稗海系統的本子。解放前，商務印書館以穴硯齋鈔本為底本，校以津逮秘書本、周元度刻本及何義門校本，印入宋元人說部書中。商務這個新校本是比較完整的校本，很便於使用。因此，我們這次整理，就以此為底本，加以標點，除與津逮秘書本覆校一遍外，還增校了說郛及學津討原兩個本子個別地方的異文。

老學庵續筆記，宋史藝文志失載。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有續筆記二卷。然至今還沒有人看到過全書，我們僅見到永樂大典載有三條，說郛中節編一卷，今亦將它們錄出，載之於後，供讀者參考。

點校者

一九七九年一月

〔一〕于北山陸游年譜將老學庵命名系於宋寧宗慶元元年（公元一一九五年），根據是劍南詩稿卷三十三老學庵一詩自注「予取師曠『老而學如秉燭夜行』之語名庵」。然此詩本身並未注明年月，豈能遽定於慶元元年？又自注僅說明庵名命名之含義，可以是命名之時的說明，也可以是後來的補述，並不明確指這一年始命名。又此詩之前，詩稿卷二十六已有題老學庵壁一詩，當比此詩寫作時間更早，亦可證明庵名命名時間當更早，大約是在淳熙末年以後的事，具體時間已難考了。

〔二〕劍南詩稿卷三十三題庵壁詩云：「竹間僅有屋三楹，小庵纔兩間，雖號吾廬實客亭。」又卷四十三題庵壁詩云：「萬疊青山繞鏡湖，數椽自愛野人居。」

〔三〕此據瞿鑑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十六所載陸子通跋語。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所載陸子通跋語「淳熙、紹熙間所著也」一句，無「紹熙」二字。

目錄

老學庵筆記

卷一		一
卷二		六
卷三		九
卷四		四
卷五		五
卷六		七
卷七		七
卷八		一〇
卷九		一三
卷十		一四
老學庵續筆記一卷		一七
老學庵續筆記佚文三條		一四

附錄

一、宋史陸游傳	一四三
二、各家著錄與論跋	一四三
1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一四五
2 宋史藝文志	一四五
3 毛晉汲古閣書跋	一四五
4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一四五
5 武億授堂文鈔	一四六
6 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	一四七
7 顧廣圻思適齋書跋	一四九
8 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	一四九
9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	一四九
10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	一五〇
11 繆荃孫藝風藏書記	一五五
12 商務印書館印本夏敬觀跋	一五五
13 張宗祥說郭序(節錄)	一五六

老學庵筆記卷一

徽宗南幸至潤，郡官迎駕於西津。及御舟抵岸，上御棕頂轎子，一宦者立轎旁呼曰：「道君傳語，衆官不須遠來！」衛士臚傳以告，遂退。

徽宗南幸還京，服栗玉並桃冠、白玉簪、赭紅羽衣，乘七寶輦。蓋吳敏定儀注云。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倚子。「一」錢大主人覲，見之，曰：「此檀香倚子耶？」張婕妤掩口笑曰：「三」「禁中用胭脂阜莢多，」四「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倚子耶？」時趙鼎、張浚作相也。

建炎苗、劉之變，內侍遇害至多。有秦同老者，自揚州被命至荆楚，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亦死焉。又有蕭守道者，「四」日侍左右，忽得罪，絀爲外郡監當，前一日出城，遂免。

臨安父老言，苗、劉戕王淵在朝天門外，今都進奏院前。然日曆及諸公記錄皆不書，但云「死于路衢」而已。邵彪所錄謂「死于第」，尤非也。

鼎澧羣盜如鍾相、楊么，鄉語謂幼爲么。「五」戰舡有車船、有槳船、有海鯨頭，軍器有挈子、

其語謂拏爲撓〔六〕有魚叉、有木老鴉。拏子、魚叉以竹竿爲柄，長二三丈，〔七〕短兵所不能敵。程昌禹部曲雖蔡州人，亦習用拏子等，遂屢捷。木老鴉一名不藉木，取堅重木爲之，長財三尺許，銳其兩端，戰船用之尤爲便習。〔八〕官軍乃更作灰礮，用極脆薄瓦罐，置毒藥、石灰、鐵蒺藜於其中，臨陣以擊賊船，灰飛如煙霧，賊兵不能開目。欲效官軍爲之，則賊地無窗戶，不能造也，遂大敗。官軍戰船亦倣賊車船而增大，有長三十六丈、廣四丈一尺、高七丈二尺五寸，未及用而岳飛以步軍平賊。至完顏亮人寇，〔九〕車船猶在，頗有功云。初，張公之行，趙元鎮丞相以詩送之云：「速宜淨掃妖氛了，來看錢塘八月潮。」

鼎澧羣盜，惟夏誠、劉衡二砦據險不可破。二人每自咤曰：「除是飛過洞庭湖。」其後卒爲岳飛所破，蓋語識云。

趙元鎮丞相謫朱崖，病亟，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靖康二年，浙西路勤王兵，杭州二千人，湖州九百一十五人，秀州七百一十六人，平江府一千七百三十八人，常州七百八十五人，鎮江府六百人，一路共六千七百五十四人，以二月七日起發，東都之陷已累月矣。

集英殿宴金國人使，九盞：第一肉鹹豉，第二爆肉雙下角子，第三蓮花肉油餅骨頭，第四白肉胡餅，第五羣仙禽太平畢羅，第六假圓魚，第七柰花索粉，第八假沙魚，第九水飯鹹

鼓旋鮮瓜薑。看食：棗餠子、髓餅、白胡餅、饅餅傳照。

紹興辛酉與虜交兵，〔二〕虜遜，議者謂當取壽、潁、宿三州屯重兵，然後淮可保，淮可保然後江可固，惜其不果用也。

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爲險固，其受敵惟東北兩面，而壕塹重複，〔三〕皆可堅守。至紹興間，已二百餘年，所損不及十之一。

漢人人仕，有以貲爲郎者，司馬相如、張釋之是也；有人錢入穀賞以官者，卜式、黃霸是也。人錢穀則今買官之類，以貲則非也。

秦會之在山東欲逃歸，舟楫已具，獨懼虜有告者，未敢決。適遇有相識稍厚者，以情告之。虜曰：「何不告監軍？」會之對以不敢。虜曰：「不然，吾國人若一諾公，則身任其責，雖死不憾。若逃而獲，雖欲貸，不敢矣。」遂用其言，告監軍，監軍曰：「中丞果欲歸耶？吾契丹亦有逃歸者，多更被疑，〔三〕安知公歸而南人以爲忠也。公若果去，固不必顧我。」會之謝曰：「公若見諾，亦不必問某歸後禍福也。」監軍遂許之。

黃元暉爲左司諫，論事忤蔡氏，謫昭潭，後復管勾江州太平觀。謝表曰：「言之未盡，悔也奚追。」

張芸叟作漁父詩曰：「家住未江邊，門前碧水連。小舟勝養馬，大罟當耕田。保甲元無

籍，青苗不著錢。桃源在何處？此地有神仙。」蓋元豐中謫官湖湘時所作，東坡取其意爲魚蠻子云。

張德遠誅范瓊於建康獄中，都人皆鼓舞；秦會之殺岳飛於臨安獄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政和中大儼，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初訝其少，乃是以八百枚爲一副，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乃大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

京師承平時，宗室戚里歲時人禁中，婦女上轎車，皆用二小鬟持香毬在旁，而袖中又自持兩小香毬。車馳過，香煙如雲，數里不絕，塵土皆香。

明州江瑤柱有二種：大者江瑤，小者沙瑤。然沙瑤可種，逾年則成江瑤矣。海檜亦有二種：海檜天矯堅瘦皆天成；又有刻削蟠屈而成者，名土音杜檜。海檜絕難致，凡人家所有，大抵土檜也。

晁以道爲明州船場，日日平旦，具衣冠焚香占一卦。一日，有士人訪之，坐間小雨，以道語之曰：「某今日占卦有折足之象，然非某也，客至者當之，必驗無疑，君宜戒之。」士人辭去，至港口，踐滑而仆，「三」脛幾折，療治累月乃愈。

國初士大夫戲作語云：「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謂朱衣吏及金帶也。宣和間，親王

公主及他近屬戚里，入宮輒得金帶關子。得者旋填姓名賣之，價五百千。雖卒伍屠酤，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方臘破錢唐時，朔日，太守客次有服金帶者數十人，皆朱勔家奴也。時諺曰：「金腰帶，銀腰帶，趙家世界朱家壞。」

仁宗賜宗室名，太祖下曰「世」，太宗下曰「仲」，秦王下曰「叔」，皆兄弟行，「世」卽長也。其後「世」字之曾孫又曰「伯」，則失之。

淳熙己酉十月二十八日，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校場大閱。是日，上早膳畢出郊，從駕臣僚及應奉官並戎服擲帶子著靴。大閱畢，丞相、親王以下賜茶。是日，駕出麗正門，人和寧門，沿路官司免起居。

建炎中，平江造戰船，略計其費四百料。八艚戰船長八丈，爲錢一千一百五十九貫；四艚海鵠船長四丈五尺，爲錢三百二十九貫。

荆公素輕沈文通，以爲寡學，故贈之詩曰：「條然一榻枕書卧，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誌，遂云：「公雖不常讀書。」或規之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過乎？」乃改「讀書」作「視書」。又嘗見鄭穀夫夢仙詩曰：「授我碧簡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勘自承。」穀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詩語也。」公又笑曰：「自首減等。」

祕閣有端硯，上有紹興御書一「頑」字。唐有準勅惡詩，今又有準勅頑硯耶。

潘子賤題蔡奴傳神云：「嘉祐中，風塵中人亦如此。嗚呼盛哉！」然蔡實元豐間人也。仇氏初在民間，生子爲浮屠，曰了元，所謂佛印禪師也。已而爲廣陵人國子博士李問妾，生定，出嫁郃氏，生蔡奴。故京師人謂蔡奴爲郃六。

紹聖、元符間，汪內相彥章有聲太學。學中爲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仲、汪藻。」仲字彥時，亦新安人，終符寶郎。

曾文清夙興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

先左丞言，荆公有詩正義一部，朝夕不離手，字大半不可辨。世謂荆公忽先儒之說，蓋不然也。

靖康國破，二帝播遷。有小崔才人與廣平郡王道君幼子名梈俱匿民間，已近五十日，虜亦不問。有從官餽以食，遂爲人所發，亦不免，不十日虜去矣。城中士大夫可罪至此。

金賊劫遷宗室，我之有司不遺餘力。然比其去，義士匿之獲免者，猶七百人，人心可知。

國初，韻略載進士所習有何論一首，施肩吾及第勅亦列其所習何論一首。何論蓋如「三傑佐漢孰優」、「四科取士何先」之類。

嘉興人聞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蔬豆而已。郡人求館客者，多就謀之。又多蓄書，喜借人。自言作門客牙，充書籍行，開豆腐藥店。予少時與之同在勅局，爲刪定官。談經義滾滾不倦，發明極多，尤邃於小學云。

張芸叟過魏文貞公舊莊，〔四〕居者猶魏氏也。爲賦詩云：「破屋居人少，柴門春草長。兒童不識字，耕稼鄭公莊。」此猶未失爲農。神宗夜讀宋璟傳，賢其人，詔訪其後，得於河朔，有裔孫曰宋立，遺像、譜牒、告身皆在。然宋立者，已投軍矣。欲與一武官，而其人不願，乃賜田十頃，免徭役雜賦云。其微又過於魏氏，言之可爲流涕。

政和末，議改元，王黼擬用「重和」，既下詔矣，范致虛問白上曰：「此契丹號也。」故未幾復改宣和。然宣和乃契丹宮門名，猶我之宣德門也，年名則實曰重熙。建中靖國後，虜避天祚嫌名，追謂重熙曰重和耳，不必避可也。

建炎維揚南渡時，雖甚倉猝，二府猶張蓋搭狨坐而出，軍民有懷輒狙擊黃相者。既至臨安，二府因言：「方艱危時，臣等當一切貶損。今張蓋搭坐尚用承平故事，欲乞並權省去，候事平日依舊。」詔從之，實懲維揚事也。

林自爲太學博士，上章相子厚啓云：「伏惟門下相公，有猷有爲，無相無作。」子厚在漏舍，因與執政語及，大罵云：「遮漢敢亂道如此！」〔五〕蔡元度曰：「無相無作，雖出佛書，然

荆公字說嘗引之，恐亦可用。」子厚復大罵曰：「荆公亦不曾奉敕許亂道，況林自乎！」坐皆默然。

靖康末，括金賂虜，詔羣臣服金帶者權以通犀帶易之，獨存金魚。又執政則正透，從官則倒透。至建炎中興，朝廷草創，猶用此制。呂好問爲右丞，特賜金帶。高宗面諭曰：「此帶朕自視上方工爲之。」蓋特恩也。紹興三年，兵革初定，始詔依故事服金帶。

建炎初，按景德幸澶州故事，置御營使，以丞相領之，執政則爲副使。上御朝，御營使、副先上奏本司事，然後三省、密院相繼奏事。其重如此。

張晉彥才氣過人，然急於進取。子孝祥在西掖時，晉彥未老，每見湯岐公自薦。岐公戲之曰：「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是公合作底官職。餘何足道！」所稱之官，蓋輔臣贈父官也，意謂安國且大用耳。晉彥終身以爲憾。

紹興末，巨公丁丑生者數人。或戲以衰健放榜，陳福公作魁，凌尚書景夏末名，張魏公黜落。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癡漢。」又有監司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時傳以爲笑。

王嘉叟自洪倅召爲光祿丞，李德遠亦召爲太常丞。〔一〕一日相遇於景靈幕次，李謂王

曰：「見公告詞云：『其鑄月廩，仍褫身章。』」謂通判借牙排，入朝則服綠，又俸薄也。王答之曰：「亦見君告詞矣。」李曰：「云何？」曰：「具官李浩，但知健羨，不揆孤寒。既名右相之名，又字元樞之字。」蓋謂史丞相、張魏公也，滿座皆笑。

予去國二十七年復來，自周丞相子充一人外，皆無復舊人，雖吏胥亦無矣。惟賣卜洞微山人亡恙，亦不甚老，話舊愴然。西湖小昭慶僧了文，相別時未三十，意其尚存，因被命與奉常諸公同檢視郊廟壇壝，過而訪之，亦已下世。弟子出遺像，乃一老僧。使今見其人，亦不復省識矣。可以一歎。

晏尚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問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處欠。」又問：「欠何字？」曰：「當增『不行于世』四字。」景初遂增「藏於家」三字，實用希真意也。

秦會之丞相卒，魏道弼作參政，委任頗專，且大拜矣，翰苑欲先作白麻，又不能辦，假手於士人陳豐。豐以其姓魏，遂以「晉絳和戎」對「鄭公論諫」。久之，道弼出典藩，而沈守約、萬俟卨、元忠並拜左右揆。「翰苑者貪狎取豐所作制以與沈公，而忘易晉絳、鄭公之語。」實錄例載拜相麻，予在史院，欲刪此一聯，會去國不果。

陳福公長卿重厚粹美，有天人相，然議者擬其少英偉之氣。予爲編修官時，一日，